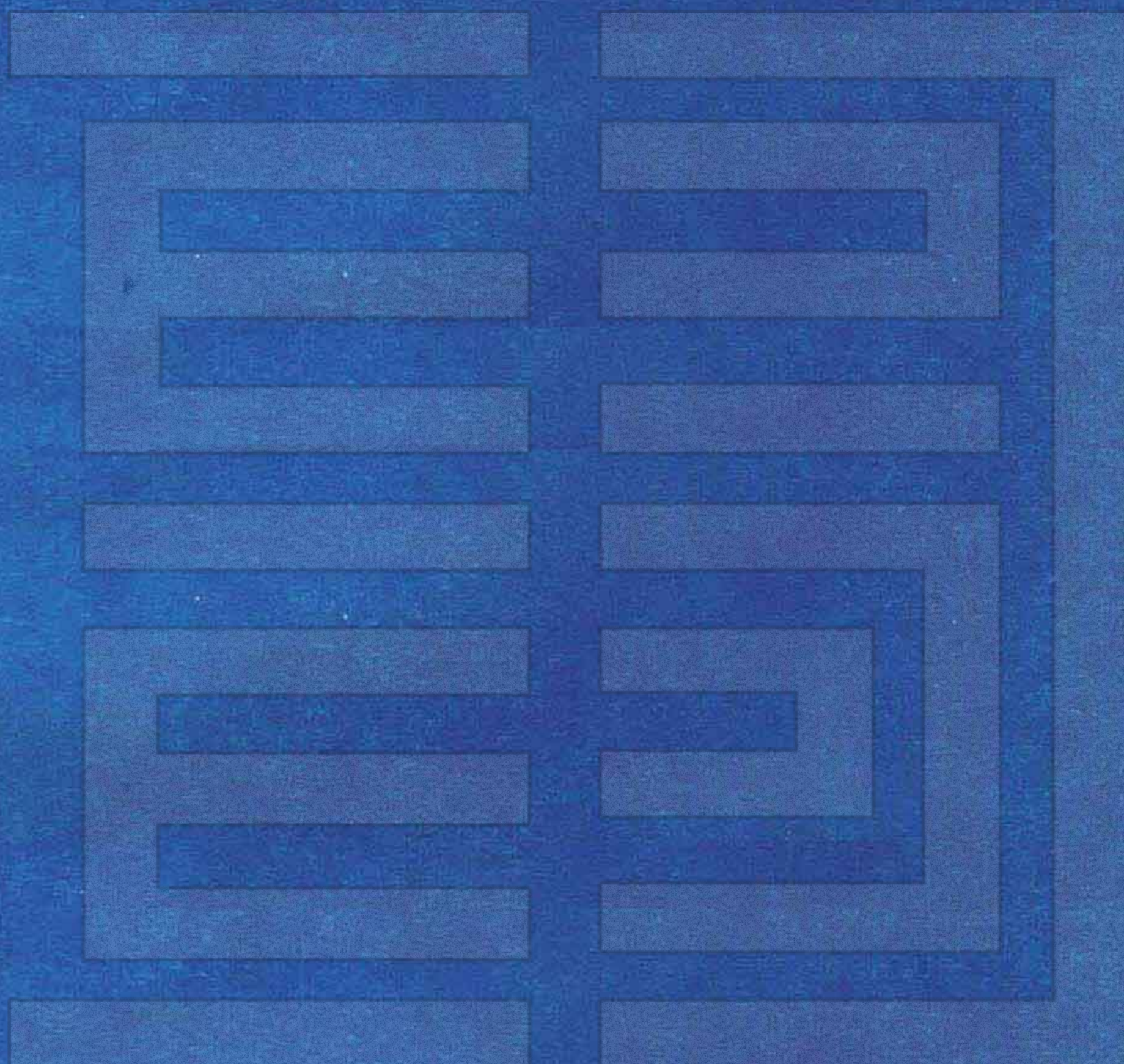


愛 的 羅 曼 詩

李
光
武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英杰

装帧设计 郅振明
绘 画

责任出版 金 锐

爱的罗曼诗

李光武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政编码: 83(001)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6开 4.75印张 77千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5371-1484-6 / I · 526 定价: 4.20元

光武其人其诗（序一）

杨 昕

第一次听到李光武这个名字是在1983年初，第一次见到李光武这个人是在1986年初，中间相隔三年，三年中，光武其人对我是个斯芬克斯之谜，光武的形象如我所仰慕的慕士塔格，既陌生，又高大，甚至是不可接近的。

光武其人

1983年3月，我和一些朝觐缪斯的青年朋友一道参加了《黑龙江青年》杂志举办的诗歌创作学习班。在班上，结识了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吴晓东，由相识到熟悉，由熟悉到相知，我们竟成了时常往来的密友。

由此得知，他是哈师大《北斗》诗社成员，并

知道该诗社的社长叫李光武。这是李光武的名字第一次敲击我的耳鼓。

那时，因为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又迷恋着写作，所以很少外出，也就一直没有见到这个吴晓东给予很高评价的李光武。

是年正月的一天，学习班老师讲评了吴晓东的一首诗《给L》，印象颇深。记得原诗有这样的句子：

折一束浓郁的丁香

和这个夜晚一起送给你……

过了若干天，当学习班结束前，集体去太阳岛游玩时，我才从吴晓东口中得知，他那首《给L》就是写给李光武的，又是那个李光武。但他于我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7月的一个夜晚，那时北国边城的丁香开得正热闹，满城的馥郁熏人欲醉，晓东没来学习班，第二天，见到他，才得知他是去送光武远行。

1983年，为支援和开发大西北，李光武便早早地告别了美丽的哈尔滨，早早地登上西去的列车，奔赴大西北了。

那时，新疆对于我还是一个梦，一个谜，她是与遥远、荒凉、落后和神秘紧连在一起的。好一个李光武，你的想法果然与众不同。高等学府的那些骄子们此刻正费尽心机地托关系、找后门，到最好

的地方、最好的单位去，以你的才气和能力，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条令人艳羡的旅程，可你却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从此，光武的音讯便杳然了。一次，我去晓东宿舍，在晓东的床边见到一幅“高山流水”的墨迹，下款署名正是光武。这是临别前的赠笔吧！我揣摩。那遒劲苍然的风格正流露出一种深厚的情怀和洒脱的气度，在床头傲视着我。它的主人此刻正在祖国西北角的某个角落里，我想。

仿佛是鬼使神差，1984年9月的一个宁静的夜晚，我正坐在南去的17次快车上，我要转道京都去新疆。站台上，师生和亲友都在依依挥手。列车启动时，我正体味一年前光武兄的那种心境。

来到新疆后，开始打探光武的消息。从新闻界的朋友中得知，光武来疆后，一再要求去全疆最艰苦的地方，结果由乌鲁木齐到巴州，由巴州到县，最后一头扎到全疆最冷最高最艰苦的和静县巴音布鲁克牧区中学任教。

那时，大学骄子志愿支援边远地区的呼声渐次增高，内地很多大学生纷纷涌到新疆，但有些人对工作挑挑拣拣，个别人甚至一次次调转，一次次改行。与之相比，光武的形象愈加高大，他才是不畏艰苦，把自己整个投献给社会，真正要干一番事业啊！

那时，已有几家新闻媒介报道了光武的事迹，可我依然没有见到他。

在1985年第2期的《绿风》诗刊上，找到了光武的诗《致中国》和《给母校》，读后十分激动。我仿佛触摸到至今尚未谋面的光武兄那条流淌着赤子之血的脉搏，感受到他对祖国、对母校、对亲友的一腔深挚之情。

随后，我把这两首诗选出来，在新疆电台第一届《天山诗会》栏目里编辑播出了，并且对作者其人做了简短的介绍，播出后曾收到新疆大学等几所院校学生的来信，谈了他们收听后的感想，也对诗作者光武的精神与追求表示了钦敬。

1986年元月，听说光武随英模报告团来到乌鲁木齐。我赶到他们下榻的红山饭店，在3楼一个房间里见到了一位个子不高、形象极其平常、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我向他打听李光武，他言称自己就是。我有些诧异，随后，他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这才肯定，他的确就是那个神交已久，尚未一见的光武兄。

我们谈了很多，但谈的都是他的学校、他的草原，他的那些庞大的计划，也谈到他即将出世的孩子。偶尔谈到诗，他说他已很少写诗，要教学，要家访，要学习民族语言，还要负责那所学校的日常工作，几乎把他所有的时间都搭上了。因他要做讲

演的准备工作，我便匆匆告辞了。

在我那天的日记里，曾这样写道：我所见到的李光武与我想象的迥然不同，想象中，他该是行为不拘、谈吐严谨、略带孤傲、有着深沉内向的个性的人。而我所见的却是一个个子不高、思想敏捷、充满热情与活力的青年，甚至还带着东北农民的质朴忠厚。他的外表如此平凡，而胸腔中包容的世界又是那样博大与宽广。他有着一颗挚爱的心灵，怪不得他能写出《致中国》那样的篇什。

那天，他拿出一盒磁带，要我把那两首诗转录交他。我转录好之后，怕邮局寄时损坏，又苦于无人捎带，磁带躺在抽匣里竟达两年之久。直到不久前，从电台几位记者口中才得知，光武已调到巴州报社，恰巧，两位播音员去南疆梨城办班，才将磁带转去。

光武如一颗星，又找到新的位置，他会在这片夜空下发出更晶亮更璀璨的光。

光武其诗

罗嗦了这么多，尚未涉及到光武的诗。那些唠叨似乎与主旨无关，但我历来以为，诗作是诗人心灵的折射、情感的升华、精神的浓缩。作为作品的诗与作为作者的人的关系是密切难分的，要真正了

解作品，便必须对作者其人（他的人生历程、他的性情轨迹）有一个尽量详尽的了解。

但当我沿着自己的思路，试图深入到光武那片诗的园囿，去观察与探究一番时，就又困惑了。困惑之一是，我理论准备上的不足，自感对诗歌的欣赏、研究是外行。困惑之二是，手头资料的匮乏。目前能找到的只有桌上这几首诗。《绿风》1985年第2期上的《致中国》、《给母校》；《孔雀河》1987年3—4期上的那组《爱的罗曼诗》、《绿风》1988年1期上的组诗《思想者》。其它的诗都找不到，只好就这几首诗谈点粗浅的印象。是印象、随感，而不是逐层切入的剖解、条分缕析的论证。

初读光武的诗，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雄风猎猎的浩然大气，那博大，那粗豪，那酣畅淋漓的泼洒，那热情沛然的宣泄，立时把人带入一种狂热的躁动之中，使人联想起瀚海中的野马，戈壁上的雄风。光武的抒情是像长江三峡的激水，奔突而下，汹涌澎湃，直向你扑来。绝不似江南的梅雨，细细密密、缠缠绵绵。不知是大西北犷悍的粗线条镂刻了他，还是他的经历与气质遗传给了诗，总而言之，读他的诗，会使你想到真正的北方男子汉。

在《致中国》中，他热情喷发，有如岩浆涌出地幔，不可扼止，那灼热，那汹涌，直使人不敢逼视。

我是雪水河哟，
淌一河壮歌
把空白交给我
把春的战旗交给我

为了你呵！祖国

我敢于一万次拥抱死亡
一万次迎接大漠流沙的吞没

汹涌奔腾的诗句裹挟着一种开拓与献身的精神，流出他心灵的高山之巅。

与他的经历和气质一样，他的热情决不是那种浅白的宣泄，不是那种浮躁的狂热，而是经过心灵之火的熔炼，经过沉淀后的深沉。因其熔炼，所以坚实；又因其深沉，所以也就持久。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诗人都是痛苦的；又不知是从哪时起，我接受了这句箴言。

不错，生活自有它光明的色调，有鲜花与微笑，有爱情与憧憬，但也有暗淡的阴影，有难以遣释的孤独，有难以驱散的忧愁，有达不到理想境界的痛憾，有得不到理解的苦涩。这光明与暗淡、微笑与苦涩、憧憬与失落、爱情与孤独，相反相成，休戚与共，如地球，有昼夜的交替，如季节，有寒暑的更叠，从而构成人类情感的两极。

诗人是人类情感的富翁，他们正是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起那座直抵苍穹的诗的金字塔。何止是诗，一切超越时空的优秀艺术莫不如此。光武的诗正是在气冲斗牛、一泻千里的澎湃热情中，时时蕴含着追求的艰难、思索的苦痛、情感的忧凄。

在漫漫的期待里
痛苦沉积成岩层
泪，滴成钟乳石和我

.....

或许，我是死在桑叶上的蚕
最后的一口丝，是我的遗嘱

.....

希望，像秋，在纷纷凋落
或是，北回归线上
最后一朵牵牛花
张开蓝色的嘴唇
向着南方的太阳
发出无声的呼唤.....

——《致中国》

期待是焦灼的，人生是沉重的，拓荒者的事业是悲壮的，而希望之岸又是那般遥远，所以，那希望中的失望，高亢中的低沉，潇洒中的凝滞，时时交

织，组成对比强烈、曲调鲜明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的目光越过光武的诗作，伸向艺术那深邃浩茫的夜空，我似乎以直觉证明了那条久久疑惑的定理：真正超越时空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希望与欢乐，而且表现了忧患与痛苦，表现了向着希望之巅行进的每一个沉重的脚步，表现了不甘沉伦的那求索的人生，那人生的艰涩，那艰涩中悟出的真谛。这作品才以它经久的魅力攫住了接受者的心灵，才通向那些同样忧患、同样沉重的精神庙宇。

与这些带着人生凝重感的作品比较，那些歌颂美好的应时之作，那些咏叹风光的应景之作，以及那些媚谄某一诗潮、流派的趋奉之作，都显出了浅薄与轻飘，而很快便为读者所谈忘。

俗语云：“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实际上，真正具有男子气魄的诗人也是情感生活最丰富的。光武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他的诗作，其情之浓烈，如奔泻之江河；其意之挚深，如月下之苍海。

在《给母校》中，这种深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四载的大学生活匆匆逝去，当即将告别慈母般的校园，奔赴那一个遥远而神秘的所在之际，那拳拳的依恋之心，那悱恻的思念之情，丁香一般浓郁，月夜一般深沉，于是，尚未离别，便向母校许诺明天的重见。

在《给母校》这首诗中，光武展露出性情中细

腻、温柔的一面，在那双含蕴深情的诗的目光观照下，母校成了母亲的化身。而娑娑的绿叶，年轻的白杨，凭依的栅栏，以至粗糙的树皮都被赋予了生命的律动，注入了情感的溪流。

笔者曾有一段与光武大致相近的思想与情感历程，又是名符其实的老乡，但我在离校时写给母校的那首诗就不如光武这一首的含蓄与蕴藉，给我的印象那样难忘。究其原因，大概是光武善于寻找接通意象之间的虹桥，善于为情感找到合适的载体，而使升华的思维呈现一种令人肃穆的形态。加上那每段起始的反复咏叹，无疑是一种感情实体的强化与气韵的升华。

我尤其欣赏他把母校比作年轻的母亲，而把自己比作衰老的儿子。没有什么物象的托借，却又那样逼人遐想，细细思之，确乎如此，这是光武的发现。

当我翻开刊载于《孔雀河》1987年3——4期上那组《爱的罗曼诗》时，更感到光武的情感那样炽烈灼人，他敢于开拓人生，也没有忘却去体味爱。他是能爱，也会爱的。

在组诗《思想者》里，我品味更多的是哲理的盐分，还有一种否定神明、摈弃常规的反叛精神。

……这世界谁也拯救不了

让镣铐在我们的起舞中纷纷坠地
干嘛要造出教条囚枷自己呢？
人类呵
要朝拜就去朝拜你自己

——《卧佛》

在《题岳王庙壁》里，他厌倦了那些咏叹历史寄发感慨的诗客、骚人，厌倦了那些热泪的挥洒、墨写的碑文，而召唤一种献身的行动，一种殉道的精神。

而在《高昌遗址》的结尾，表现的是一种历史的颖悟，一种人生的警策。

面对大片大片的时间的碎片
走不过废墟的就是废墟呀

闪开吧

我——要——出——去！

有情感之源的贯通，有思想之光的临照，有无形的思维流动通向实体世界的桥身，光武的诗就进入了一个较高的档次，它留给人们的是强烈的冲击，深远的回味和豁然感悟。

这种诗的情感与北岛、舒婷们的“朦胧诗”同饮一源，而胜过“新诗潮”中某些远离尘世、故作

高妙、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的诗风。

如果吹毛求疵，从光武诗中找点不足的话，我感觉在有些诗本身的凝铸上，还嫌不够，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就有一些脱离形象而显得空泛概念的东西。总之，灼热与赤裸的情感有余，而含蓄与蕴藉的风韵稍欠。这大概与他有时沉积酝酿不够而急切操笔有关。有的诗跳出形象的伴奏而独自咏唱起来，这也与他四处奔波，时常与诗分居，没有更多的时间悉心揣摩、反复玩味与总体把握有关。诗歌是一门苛刻的艺术，她要你倾心竭力地迷恋追求才肯钟情于你。

总括来说，光武的诗是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在新疆这批30岁左右的大龄青年——或称准中年的诗歌队伍里，自有他显赫的一席。

光武是有实力的，他会有更多更好的未来——当我仰望午夜的星空，我这样祝愿。

1988年3月18日于乌鲁木齐

原载《孔雀河》1988年第2期

西部中国的新诗星（序二）

——李光武诗歌创作论析

西 沉

西部中国正在重新铸造诗魂。

一批年轻的西部诗人，他们曾经在“新边塞诗”的荫蔽下生长，也是他们最早嗅悉到它的枯亡。他们毅然走上新的求索之路。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航程，他们求索的意志与信念表明更为丰硕的果实正在孕育。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第一次收获。

比如，李光武。

大多数人最初知道李光武都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因为他人本身。他以时代热血青年的形象走入社会，走进同代人的视野。1983年，在思想解放、

社会复苏的时代大潮中李光武结束了他的校园生活。他选定了新疆。在申请赴疆的报告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倾吐他的思考、他的祈愿，那是赤子的祈愿：“在暴风雨过后的泥泞的大路上，中国这辆木轮大车又缓缓前进了，……给我一根时代的纤绳吧，中国的大车，我们拉！我们拉！”1983年6月28日，《中国青年报》以头版通栏标题刊发了后面这句话，李光武喊出了一代青年的心声。到新疆后，他谢绝区、州、县各级党政机关的挽留，去全疆最冷、最高、最艰苦的和静县巴音布鲁克牧区中学任教。一去就是5年。

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这人生旅程的第一步，不是艺术活动，而是社会行为，但却颇富艺术气息，而且把他与大学时代就已开始的诗歌写作紧紧拧在了一一起。

李光武是唱着激扬火热的壮歌登上西部诗坛的。《致中国》是他进疆后发表的第一批诗中的一首，《绿风》诗刊发表的作者小介中有这样一句话：“他热烈的生命就是当代一首壮歌。”《致中国》诗末署着：1980—1983.10哈尔滨——南疆。

“我是你中国的寒暑表 / 记录着一场罪恶的风暴 / 我是你怀中啼哭的婴儿 / 过早地踢蹬生活的襁褓 / 我是你无知的逆子 / 咬过你干瘪的乳房 / 是山腰的雪线 / 诞生在两个世纪的交错……终于，爱情战